

鄂托克

鄂托克旗文史资料

第七辑

附第1-6期目录

政协鄂托克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 录

一、百眼井、百眼窑踏勘记……………张富成 (1)

二、我所知道的新三师……

寇天清

忆述 (14)

韩利德 整理

三、我所知道的奇景峰……………王之平撰述 (21)

韩利德整理

百眼井、百眼窑踏勘记

张 富 成

百眼井、百眼窑躺卧，矗立在鄂托克旗草原上不知几许年代了，它们和城川地区的白城子（即“统万城”，1980年分旗时划归鄂托克前旗），是鄂托克旗地上仅有的古迹，应该说南北辉映，媲美成趣。可惜的是白城子朝代明确，史实确凿，而“双百”（百眼井、百眼窑）则不为史家所称道，史籍鲜载，湮没无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更是疑云一团，迷信附会，众说纷纭。解放前，一向无人重视，历朝历代都无保护、考察、研究、鉴别的举措与文字记载，致使年代愈久，愈难觅其真情，任其弃置荒野，风雨侵蚀，人为损伤，年复一年，自行泯没。解放后，政府重视文物保护与研究鉴别，屡有个人或集团往观考察，并发文号召保护古迹，勿加破坏。但至今仍无确凿可靠的结论载入鄂托克旗史志。由于年代难以确定，忽视其历史价值，多少年来处于自我毁灭中。鄂托克旗政协出于珍惜乡土文物，搜集、研究、挽救、保存地方文史资料计，决定对“双百”作一次实地考察，乃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四日由政协文史办韩利德、刘治邦及我三人，专程去百眼井、百眼窑踏勘，亲临现场，察看古迹现状，

706036
并走访了当地群众，搜集传说，听取反映，兹将此举经过、启迪、收获记述于后供今后研究鉴别。

一、百眼井

百眼井现属公其日嘎乡百眼井村(以井名村)，位置在乡境的西南端，南临新召苏木，西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井地方还有一个蒙语名称：“奥楞脑亥”，汉译为“狗多的地方”。百眼井是汉民移入命名的，起于何时，还无考证，估计出现在奥楞脑亥之后。

百眼井的自然环境是一望无际的大平梁。井的具体位置处在大平梁中间地势略低的平壕中。现有井的数目，经我们亲自点数共有72眼，绝大多数为当地群众保护使用。凡使用的都用石块垒起约一米高的井口台阶，有的还安了栅门上了锁。72眼井星罗棋布地躺卧在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宽约100多米的平壕里，有的比较集中，十眼八眼挤在一起；有的比较分散，很远才有一口，孤零零地悬在边缘。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没有规格的。井筒深浅不等，地势高的井筒就深一些，地势低的井筒就浅一些。经我们勘测，深的约九米多，浅的七、八米，总之，都处在一个地下水层面上。井内水位大约在30厘米左右。井的数目“百眼”是个概数。据老乡说，被沙土湮埋的不少。

有位名叫杨三的老人(现年84岁)，他在这里住了60多年。他说：“早年，我和牧友数过，数到85眼上不数了，大约一百眼以上”。有个108眼的说法，也是老乡的传说。当地老乡还有个迷信，认为它是杨六郎的“神”井，数不清；说是百眼，谁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不迷信，决心想把它数清，可惜年深日久，沙土湮埋，原数难觅了，现在仅存72眼。

百眼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凿的？为什么开凿的？是牧场的饮畜井，还是驻军的军马井？它和八十里以外的“百眼窑”是什么关系？是同时开凿的，还是不同朝代的建设？这些都是研究百眼井历史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先请听老乡们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吧。有的说，百眼井是杨六郎的马蹄子刨的，一蹄子刨一个；有的说，百眼井是杨六郎用箭戳的，一箭戳一口，所以数不清。有的说：百眼窑是杨六郎的兵营，百眼井是杨六郎的军马场，煞有介事地把“双百”扯在一起。

以上这些民间传说，迷信色彩很浓厚，不能据为百眼井的来历。首先，杨六郎是北宋的历史人物，并不是神。其次，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六郎有生以来的足迹没有到过鄂尔多斯。他一生的活动地盘，除少许时间在南方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即在北宋抗辽的前线。其时，鄂尔多斯为西夏所

占据。

杨六郎名延昭，山西太原人，958年生，1014年殁于河北高阳，活了57岁。他一生的官职，除短期任江淮南都巡检使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河北任职，先任景州（河北遵化）知州，以后知定远军、保州（河北保定）缘边都巡检使、团练使（1002年）、宁边军部署（1004年）等。可以说他生在山西，生活战斗在河北，以至病殁于河北。他的遗体南运时，“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宋史·杨延昭传》）。他的足迹没有到过鄂尔多斯；他的儿子杨文广抗击过西夏，足迹应该到过鄂尔多斯，但也没有找到什么记载，那么，为什么许多讲不清的好事都记在杨六郎的帐上，道理很简单，说明北方人民对杨门忠烈的崇敬、怀念和寄托。

没有古籍的记载为依据，没有地下遗存的佐证，要确定百眼井开凿的真实年代（或朝代）是困难的。

我们的推测。百眼井的开凿朝代以北魏和元代最为可能，因为这两个朝代都把鄂尔多斯做为专营牧场。而百眼井是天然的良好牧场，唯独缺水。

推断为北魏的建设，理由如下：

（一）北魏于431年灭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439年统一了北方，鄂尔多斯归其管辖近一个世纪。

（二）北魏统一北方后，把鄂尔多斯辟为苑囿、牧场。据《魏书·食货志》载：“世祖（拓跋焘）之平统万，定

秦陇，以河西水草美，乃以为牧场。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囊驼将丰之，牛羊则无数。”高祖（拓跋浚）继位之后，“夏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山西大同）军景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太原），以渐南转，欲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魏书·世祖纪》也载：“延和三年（434年）二月甲寅，行幸河西。夏四月，行幸河西”。这些记载都说明北魏前期鄂尔多斯牧业之盛和统治者对斯土之重视。

（三）从自然环境看，鄂托克旗公其日嘎一带，实在是理想的苑囿、牧场。平坦的大平梁，汽车跑上几个小时不受险阻，草高林密，是食草动物繁衍滋息的理想境界，直至近世都是黄羊栖息的地方。鄂托克旗新召地区的黄羊只是在三年（1960—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才被打尽灭绝。在此以前，数十成群，随处可见。在古代，鄂托克旗乌兰镇以南是下湿地，再南则为沼泽水泊，宋代开凿了红石峡，才将南乌审的蓄水导入无定河，地下水位下降，水泊减少，渐成牧场。从放牧的观点看，下湿地不如梁地是人所共知的。北魏以鄂尔多斯为苑囿牧场，重点应在百眼井一带。

（四）在古代，公其日嘎一带植被茂密，没有沙化，气候较湿润，雨水也比现在丰沛。靠天然蓄水饲饮牲畜当为大宗。据当地老年人谈，民国初年，百眼井的

杓机长得比房还高。草源充足，雨水不缺，打井百眼，一补用水之不足，二济干旱之急需，是意料中事。据当地牧工谈，在百眼井的西梁上的低洼处，水大汇集成水泊，水泊底部用砖砌成，以防渗漏。砖是古代的大方砖，边缘有花纹，这是古代蓄水饮畜的确凿物证。

(五)为什么连打井“百眼”，这与当地水位有关。公其日嘎一带地下水深，有的十几丈，有的几十丈。唯独百眼井所在的平壕里水位较浅，约两丈多就见水。它有个特点，再深了也就没水了。当地人打井也有个经验：见水后就不再打了，再打反而渗漏了。为了利用这个浅层水，所以要打井“百眼”。据当地老乡反映，在公其日嘎的平梁上，发现有古墙垣遗址，这说明，这里曾经有过聚居的村镇，而这个较大的村镇与百眼井不能说没有关系。据我们大胆地推测，这里的统治者(富有者)，为了利用百眼井地方的浅层水，在那里打井百眼，这个天然的理想牧场也就被利用起来了。这是符合逻辑也是符合有关北魏的历史记载的。

我们还大胆推测，百眼井也可能是元代开凿的饮畜井。同样，元朝也把鄂尔多斯做为专营牧场。

元世祖即位以后，将鄂尔多斯腹部(沿边分属陕西、甘肃、山西等行省)赐给其三子安西王忙哥勒。以后，虽然领主屡赐，但作为皇室封地，不归行省这个体制没变。另外，鄂尔多斯由于水草丰美，划为全

国十四个大牧场之一。鄂尔多斯的统治中心在察罕脑儿(遗址在今乌审旗西南横山县正北九十里的地方)。百眼井一带当为皇室牧场。开凿百眼井以饮牲畜，极为可能。

这次走访，当地牧工杨润向我们反映，他们曾经拾到过铜箭头，型成三角，有孔可安箭柄。这种弓箭可用于作战，也可用于狩猎。我们的看法，以用于狩猎的可能性为多。如系战场，箭头必多。当地群众，偶有发现，说明其少，反证其用于狩猎的可能性大。

十六国时期的夏国(赫连勃勃所建)和以后的西夏(党项族的元昊所建)经营百眼井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这两个政权都管辖过这块地方。只不过夏国统治的时间短，夏国从公元407年建国到公元431年灭亡，只统治了24年。西夏虽然统治的时间较长些，他们重点在宁夏，信仰佛教，修塔建寺，不尚石刻，而且留在鄂尔多斯的事迹传说也很少。这两个朝代，处于战乱争夺的时间较长，搞此水利建设不如北魏和元朝的可能性大。

二、百 眼 窑

百眼窑现属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其伦拜嘎查，偏居在旗的西北角。

百眼窑是鄂托克旗重要的历史古迹，但是，由于很少见之于文字记载，至今人们对它的过去所知甚少。若要探索它的过去，不但要重视历史的研究，还应该做些现实考察，如它所在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窑洞造型、散见遗物、民间传说等等。本文对以上诸要素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一则为了录志保存现状，二则为研究者提供现实的资料。

在古代，百眼窑所在的地理位置是鄂尔多斯位置的集中缩影，非常重要。秦王朝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以黄河为防御匈奴南下的前沿阵地；百眼窑是鄂尔多斯的西北角，濒临黄河南岸，也就是防御匈奴的前沿阵地了。无怪有人推测百眼窑是“远到秦汉近到西夏的屯兵站。”

在自然地理上，它居于山地和高原的中间地带，它是西桌子山的余脉，主脉在它的西边约20公里处，它与主脉为一带平地所间隔。百眼窑所在的山峰是四周平野所包围的突兀孤峰，孤零零地处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缘、大平野的中心，高约百米，悬崖峭壁。登临其上，放眼四望，远近巨细景物历历在目。这座孤峰还有一个特点，即岩石不坚硬，顶端平坦开阔，正是古代选刻石窟的良好地理条件。百眼窑就凿刻在孤峰四周的崖壁上。窑洞现存两层，有人说三层。山峰的下部已被沙土湮埋，最底的一层也可能被埋藏在沙

土中。我们没有发现上山的故道，现在人可以沿着渐趋平缓的山腰爬登，然后攀崖而上到顶端。

百眼窑是后人根据窑洞之多而命名的，正如八十里外的百眼井一样也并非百眼。这地方原来叫什么名字，山叫什么名字，窑叫什么名字，没有见到古人留下的文字材料。现存窑洞大中小合计近50眼。窑洞凿刻极不规格，因山势而造型，大小不一，内部结构也有差异。最大的面积约二十平方米以上，内高七尺多，大个子人能直腰站立。窑内三面环留台阶，（临门的一方没有），台宽一尺，高一尺五寸，类似凳子，可以坐人。还有两个大洞内，中间有三尺多高的石墩子，象是凿刻石洞时有意遗留下的一块，专供陈列祭品的石桌子。正面后壁的中间有洼进去的一个浅槽，槽深三寸，呈长方形，约十几平方尺，可以镶嵌什么的，可是现在空着，泥塑石雕什么都没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层两个大洞里有残存的壁画，壁画分布在两侧墙上，是用黄泥将石壁斧痕泥平，以白粉土打底，然后在白粉土上用五彩油漆绘画。画的内容，类似喇嘛庙中的壁画，上有佛像和多种花纹图案。可供研究的资料是一幅壁画上仅存的两行文字，竖写的是旧蒙文（维吾尔蒙文），横写的是藏文。这是最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我们既不懂蒙文，又不懂藏文，只能望文兴叹。

山顶上中间比较平坦的地方，曾经有过人工建筑的砦堡，现已坍塌，唯四壁基础尚存。基础是用石条垒砌而成，石条长一丈左右，宽一尺，厚五寸，好象是凿刻窑洞时有意凿刻出来的，因为石条的质地颜色和窑壁的岩石一模一样，可以说一劳两用。古人想事用人之周到于此可见一斑。

窑洞周围散见的遗物也是研究窑洞的可贵资料。无论山顶、山腰、山脚，断砖碎瓦随处可见，砖的残片有古代、近代之分。古代的砖比近代的砖大，质地又硬。瓦有青瓦和红陶瓦之分。瓦砾中还有泥塑像的碎片。塑像系用黄泥和麦穰捏成，外涂油漆，有些碎片里的麦穰清晰可见，并未腐坏，可见年代不很久远。瓦砾中还有黑瓷（盆甕之类）碎片、白瓷（碗盘之类）碎片和铁片。所有黑瓷片、白瓷片、铁片，初步判断可能是晚近的遗物，不是和窑洞一起出现的。由此推断，在晚近的几个朝代里，这里曾经住过人，或为和尚、喇嘛，或为戍守军队。人住的地方在顶端的砦堡里，窑洞不象住人的地方。瓦砾中还有一种泥捏的宗教信物，未经烧炼陶化，呈圆锥体，象小白塔一样，高约三厘米，直径二厘米。

关于百眼窑的开凿年代，1983年若牧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鄂托克旗的百眼窑》，刊登在二月三日的《内蒙古日报》上。他说：“一些文学工作者根据

彩画佛像，认为百眼窑开凿年代为元代或稍晚，也有人认为这是远到秦汉近到西夏的屯兵站。”我们根据上述迹象，初步认为它是北魏石窟一类的建筑。以后历朝历代也有过驻军和香火和奉祀活动。至于泥塑壁画以至于上面的文字，则是清朝以来喇嘛填补上去的。

为什么说它是北魏的建筑？北魏统治者信奉佛教，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胜地名山上开凿石窟。现在我们知道的有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群。须弥山石窟群不久前才发现，已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宣布为重点保护文物，其价值有待研究。百眼窑也是石窟群，它对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须弥山石窟群相类似，只不过是无人重视，使其湮没无闻，这也是鄂尔多斯文化遗产上的一大损失，只能叫人望而叹惜。

北魏占有鄂尔多斯长达一个世纪，并且以水草美，辟为牧场，苑囿。北魏统治者对鄂尔多斯极为重视，据记载，世祖曾几次“行幸河西”。见此独特山峰，选为佛刹胜地，开凿石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从窟的造型大小布置看，属于北魏佛教的石刻建筑。从顶端的砦堡建筑，从它们的地理位置看，也不能排除军用价值。

北魏统一北方后，为防柔然族的南下侵扰，在北

部沿边设置了北方六镇，其中最西的“沃野镇设于河套北部汉代沃野县的故城，地当今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巴拉亥地区。”（见陈育宁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33页）。另外，在北魏之前是匈奴族铁弗部的故地，铁弗部的赫连勃勃建立了夏国，统辖了鄂尔多斯。北魏在灭夏以后，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将攻打夏国曾经为他打头阵的敕勒族（即高东人）迁徙到鄂尔多斯。从此，鄂尔多斯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更为兴盛。据《魏书·高东传》记载，敕勒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

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魏帝也曾亲临祭天盛会。百眼窑为什么不可能是敕勒族聚会祭天，游绕歌吟的地方呢？

我们再和八十里外的百眼井，和公其日嘎平梁上的废墙垣遗址联系起来看，公其日嘎良好的天然牧场，草木茂密，牛羊遍野，以墙垣遗址的村落为中心，囊括百眼井、百眼窑方圆百里的广大牧场，不正是一个牧业兴盛的部落所在吗？这种大胆的想法有待研究证实。但是，它是符合有关北魏的历史记载的。

我们出于关心地方文物史志的殷切心意，不揣冒昧，对“双百”作了些大胆的推测，目的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具有同样爱好者甚至学者专家的兴趣和关注，

对“双百”进行探索研究，明其究竟，为鄂托克旗的历史面目增添色彩，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鄂托克旗提供历史借鉴。

百眼井、百眼窑都有其不简单的来历，只是现在的人弄不清楚就是了。我们要想真正弄清楚“双百”的来龙去脉，一靠多翻古籍，特别是重点朝代个人的笔记、书信、軼事及地方志之类的著作；二是要靠地下资料的挖掘研究。关于地下资料的发现、鉴别、研究、保存，各级政府应该充分予以注意，一方面应该飭知所属机构及职工在各种施工中注意发现保护研究出土文物，另一方面，应该广泛向群众宣传，注意古物古迹的发现、保护和上报，使鄂托克旗的一些历史空白得以弥补填充。

鄂尔多斯是一块古老的地方，历史上既有过战乱纷争的时候，也有过和平发展繁荣的时候，必有遗存保存在地下。就拿百眼井、百眼窑现存的古砖来说，有砖必有窑；有人必有墓葬遗址。1972年，巴音陶亥农场某场员在挖山药窑的时候，挖出一个古墓，后经贾兰坡专家鉴定，系东汉时期的墓葬。古墓葬、古文物，伊盟其他地已屡有发现，为什么唯独鄂托克旗没有呢？

我所知道的新三师

寇天清 忆述 韩利德整理

年逾古稀，回首往事，草草赘述，留给后人。当你在谈叙伊盟的革命传统和幸福生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们“臂带红五角星袖标，身着绿军装”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骑兵团的官兵们。伊盟这块富饶，一代天骄长眠之地，有无数英烈们的足迹和洒下的鲜血。

抗日初期，一支杰出的内蒙古抗日救国部队的问世，曾经为举国上下称颂一时，深受人民敬重，以蒙古民族为骨干的“新三师”，它的前身是在一九三六年德王投降日本时，蒙族保安总队队长云继先被德王杀害后，由乌兰夫、白海风、纪松龄、朱实夫等蒙古杰出人物，重新组织的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大约四百多人）。以反对德王的投降亲敌，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向祖国向人民大声疾呼，他们这种爱国之举，为此，所到之处深受敬重，不愧在中国的解放史册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一九三七年十月绥包失守，该部历经险阻取道包头渡黄河撤入伊盟，行经达旗展旦召时，遇伪蒙军暗伏潜兵包围，终以该部领导有方，指挥若定，将士齐心，击败数倍于我的敌军途经东胜，抵达陕北哈拉寨

驻扎保存了革命力量。其部领导人中中国共产党人居多，留苏学生也不少。时当国共二次合作，总队长白海风（黄甫军校一期学生）偕参谋长常荫森（蒋派嫡系）纪贞甫等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按中共中央指示，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办事，部队由乌兰夫（当时名云时雨）、纪松龄管理。当时的国民党在不抵抗日寇进攻策略下，国军溃退混乱，鲸吞山头主义特多。该部鉴于驻地不利，乃决定靠拢友军（八路军）移驻晋陕绥交界处（河曲）驻扎，与八路军贺龙部一二〇师联系，派来政治科长徐文烈等大力支持，在部队官兵中除军事训练外，特别注重加强思想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为加强我党领导力量，曾由代总队长纪松龄、大队长朱实夫、代政治部主任云时雨、政治指导员克力更（当时名称新宇）、寒峰（李成林）等人，为了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在部队吸收了不少青年军官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正月间，日本飞机不时在空中侦察轰炸，除临时行回岢岚，关于部队动向为了不使暴露，决定不向王寨岢岚，而移驻神木府谷一带。是年五月白海风回到部队，正式编制为蒙旗独立旅，自任旅长。纪贞甫任旅政治部主任、云时雨、齐希古任科长，旅参谋长鲍金华、参谋主任钱治国、军需主任李文学、秘书陈云亭、副官主任律子正等人多系此次国民党介派而来，只原副官主任吴月清仍暂任副官长。